

今年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建厂三十周年。三十年来，西影和共和国一起，历尽坎坷，走过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

西影从筹建开始的第一个十年是艰苦创业的十年。十年创业，初具规模。西影的第一个十年共摄制了艺术片19部。其中，《桃花扇》（梅阡、孙敬编剧，孙敬导演）由著名演员王丹凤饰演秦淮名妓李香君。影片在港澳和东南亚获得好评。与北影联合摄制的《天山红花》（欧琳编剧，崔嵬、陈怀恺、刘宝德导演）展现了边疆草原多彩的风貌和独特的民族风情。然而十年浩劫，创作队伍被打散，创作活动被扼杀，电影生产被禁绝。直到1974年为止，八年中，西影连一部故事片也没有拍出。

1979年是西影开始转折的难忘之年。滕文骥和吴天明两个三十出头的年青人率先执导《生活的颤音》，艺术上的成功使这部影片获得文化部1979年度优秀故事片奖。滕文骥、吴天明和该片美工张子恩同获优秀青年创作奖。

由《生活的颤音》

三十而立 前程似锦

——前进中的西安电影制片厂

顾向贤

开启的追求真实，追求逼真地再现生活的创作道路，成为西影这几年创作中的显著特色。

1981年摄制的《西安事变》（郑重、成荫编剧，成荫导演）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内，也得到了重大突破。获文化部1981年度优秀故事片奖。导演成荫获1982年第二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反映十年动乱的影片，吴天明导演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叶蔚林编剧，1983年摄制）追求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达到了同类题材影片的新高度，获1983年文化部优秀故事片二等奖，并在美国第四届夏威夷电影节上获东西方中心电影奖和伊斯曼柯达最佳摄影奖，为西影第一次赢得了国际荣誉。

1984年对于中国电影和西影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两股浪潮，一是深化改革的浪潮，一是电影创新的浪潮，改变着中国电影和西影的面貌。

1984年，吴天明拍

出了《人生》。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棐从《人生》为发端的西影创作意向，作出了中国“西部电影”的理论概括，并发出“太阳有可能从西部升起”的预言。影片于1985年获第八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吴玉芳获最佳女主角奖。1987年《人生》又获新时期十年电影奖最佳故事片和导演荣誉奖。

1985年，颜学恕以他的《野山》轰动国内影坛。把西部电影的创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获得了1986年第六届金鸡奖的殊荣，前所未有地独得六项大奖，同时获该年度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同年又在法国第八届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获大奖。1986年获香港第六届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奖。1987年获新时期十年电影奖最佳故事片奖。同年又在第37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国际天主教电影组织”奖。

1984年以后西影的创作浪潮，不但使银幕上的现实主义深化取得

突破性的成就，而且兼容并包，多向探索，艺术视野进一步拓展。出现了一批《黑炮事件》、《盗马贼》、《孩子王》这样的探索片，引起影坛强烈反响。

1987年，西影攀向更高的创作高峰，优秀影片接连在国际影坛夺魁。吴天明的《老井》影片既有现实主义的力度，又有诗情，它充盈的忧患意识、民族意识和改革意识，产生了强烈撞击人心的力量。吴天明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到《人生》到《老井》，一部部自我超越，标志着自己艺术风格的完成。《老井》在1987年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四项奖：故事片大奖、国际影评家联盟特别奖、东京知事奖、最佳男演员奖（张艺谋）。东京国际电影节列为世界七大电影节之一，这是西影，也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第一次历史性地获得这样的国际大奖。时过不久，1988年于意大利举办的第十一届大沙尔索国际电影节上，影片再次显示她的艺术魅力，获得一等奖。

1987年，张艺谋第一次执导《红高粱》显示了他独特的艺术功力。影片在1988年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轰动国际影坛，夺得了金熊奖桂冠。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为世界最大的三个电影节之一。这个电影节自1951年创始以来，第一次将此殊荣给了中国电影。与此同

《末代皇帝》尚未从屏幕“退位”，二十二集的《雍正皇帝》已“龙袍加身”了，四五个单位在争抢拍摄。一个个帝王从发霉的故纸堆中被掘出来，相继在当代风光一番，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到爱新觉罗·溥仪，粗略一计，就是好几百位帝王。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帝王系列”工程，非若干年不能。按照修史体例，有“世家”岂能无“列传”？文学家、艺术家，乃至草莽英雄、才子佳人……三教九流，尽可

唯帝王独尊的电视剧

入戏。听说《孔子》已经开拍。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都“整装待发”，又一个不小的“子”系列！

至于国家改革、四化建设，我们的镜头可以干脆不去理会它。其好处有二，一是拍当代戏需认真，而古代戏尽可以粗制滥造，即便破绽百出，也是当时“生产工具非常简陋”使然。二、现在的戏留待后人去拍——我们不正是如此托历史的福荫吗？

（据《中国青年报》）

时，该片又捧回第三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杰出导演奖及最新创作奖。

艰苦的攀登，勇敢的探索、辛勤的汗水，必将换取成功的喜悦。1988年，在深圳举办的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上，西影厂可谓出“尽”了风头，在所有颁发的25个奖项中，一举夺得15枚“金牌”成为“双奖”设立以来的“头条新闻”。在由广播影视杂志主办的新十年“十佳”影视导演评选中，吴天明、张艺谋又双双“中元”。

正象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一样，西影已经从诞生、成长到发展，经历了三十个春秋。三十而立，展望未来，方向已经指明，航道已经开辟，前程灿烂似锦。以漫长的人生道路作比喻，摆在西影和中国电影面前的，会是鲜花，也有坎坷，任重道远，来日方长。

各电影厂今年形势严峻

1988年，是个除了西影之外，对于全国各大制片厂的厂长们来说，也许是最难熬的年份。

西安电影制片厂从八二年以来，由于厂长吴天明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敢于提拔人才，全厂秩序井然，齐心协力，使西影大出风头，连续获得多项国际大奖。最近在深圳举行金鸡奖颁奖大会上，更是出尽风头获得十五只金鸡……

上影厂厂长吴贻弓则愁云密布，再也找不到《城南旧事》获大奖时那舒心的笑容了。一个又一个冷酷的数字告诉他，上影厂按以往制作标准拍摄的影片，在八八年突然买不出去了。《女市长的私人生活》、《古币风波》、《女人的故事》、《幸福不是毛毛雨》等八八年发行的大部分影片投放市场后，均未能收回成本。巨额亏损使得今年影片生产资金严重不足。

北影正度日如年。《金锁黄天霸》、《翡翠麻将》、《谁是第三者》，尽管给厂里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却未能填补《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失恋者》、《大侦探》等多部影片造成的经济亏空。制片厂债台高筑，全厂的工资发放也出现危险信号。

八一厂呢，八七年投拍八部影片，五部赔了老本，溃不成军。

而峨影，新片《残照》在全国影片订货会上竟未能卖出一部拷贝，惨状为近年所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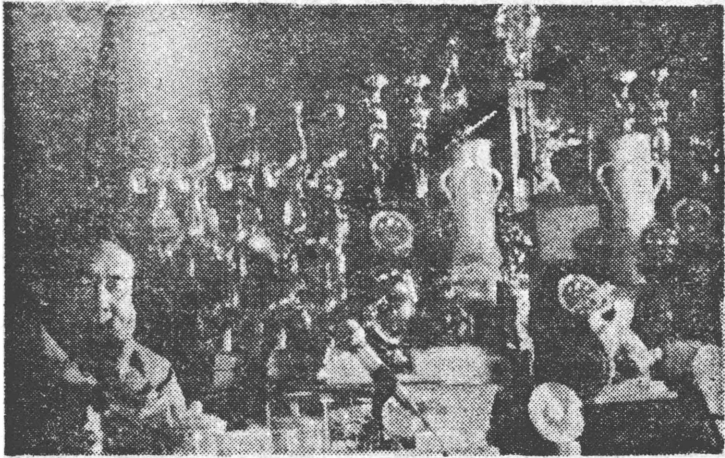
除了经济拮据外，影片艺术质量的粗劣，平庸也给他们带来了亿万观众的不满之声。

长影，近年来，它的片子既没拿过一个“百花奖”，更没有捧走一尊“金鸡”。《田野又是青纱帐》、《神丐》、《欲望三角洲》等片几乎是出来一部就被评论界数落一部……

怎么办？不过，俗话说，“穷则思变”，敏感的中国电影界绝不会坐以待毙的。（司金凤轩）

不久，即传来喜讯：鉴于西影屡获奖，经济有困难，省政府已决定给西影厂十项优惠政策。对省政府这一英明决定，西影的艺术家和职工感到振奋喜悦，广大电影观众及三秦父老也无不为之欣喜。已解除了重压并继续留任厂长的吴天明说：“这一政策对保持和发展西影厂的艺术生产力，让西影继续拍出好的影片，将起关键的作用。这也是对整个中国电影业的支持。”

西影腾飞有了希望。唯愿西影，中国电影希望的绿洲，绽放出更繁更艳的艺术之花。太阳，一定会从西部升起！（金瑞麟）



灯红酒绿的“怡乐园”舞厅。风流倜傥的某公司经理王少军和浓妆艳抹的时装模特儿云英相拥而入。王少军在人丛中看见了医学院研究生黄芳，曾任他女秘书的杜小丽，满面愁容的少妇刘瑛，还有，正在唱歌的特邀歌星石琴。昔日的情人为何统统不期而至？

207房间。王少军仰躺在地，胸部插一把手术刀。刀口边散落了几株枯萎的玫瑰花。和他那天出差归来门外黑影闪过留下的一样。

现场的酒杯上有两个人的指纹。王少军和石琴的。好些可疑迹象

累积，石琴被以为有嫌疑而拘留。她的男友张林面对受理此案来调查情况的刑侦队长许树槐喊道：“我恨你们这些警察！”

侦察结果证明石琴不是凶手宣布释放。她却服罪不肯离去。黄芳、杜小丽不约而同都来自首。

刘瑛与少军曾未婚先孕。和他人结婚后往事的阴影使她各感受冷遇非常痛苦；黄芳被王少军玩弄后遭遗弃，从一个快乐的姑娘变成只埋头事业冷峻得近乎怪诞的人；杜小丽不但是王少军的秘书也曾是他的情人。自从多情缠绵的石琴占据了王少军的心后她借酒浇愁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每

丰收之后
冯瑜摄



一个曾把自己的身心交给王少军的昔日情人，都可能杀人的动机却又都非杀人凶手。那位让王少军心惊肉跳的黑影是谁呢？（冠英）

太阳定会从西部升起

近日，笔者有幸参加了古城西影电影艺术研讨会。与会者盛赞西影近年蜚声影坛，并在世界影林独领风骚。忽听西影副厂长郑定宇及资料室主任吴正彬在报告中谈到“眼下电影正处困境。今年定本子就感到难办，观众的胃口，商品经济，成本的提高都给电影带来了困难。”“身为厂长的吴天明，既要承受艺术上的压力，还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无奈之下，故在今年六月向省府提出辞职请求，已在全厂上下引起人心不安……”等消息之后，与会者的心里顿生惋惜与感慨之情。

本版编辑
刊头设计
蔡院生
冯瑜

西影《代号美洲豹》摄制成功
张艺谋伉俪再度携手合作
该片通过一起劫机与反劫机事件，客观地反映了北京方面与台北方面一次秘密联合行动，粉碎了“亚洲黑色特别行动小组”的劫机阴谋。



《代号美洲豹》一镜头